

純
常
子
枝
語

第
十
冊

純常子枝語

卷一

純常子枝語卷十五

萍鄉文廷式撰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言明之文臣雖入內閣未晉公孤不敢繫玉至尙書之加銜一品乃異數也南都擁立自輔臣及尙書都御史無不加保傅銜武弁濫恩尤多董孟禮曰賜玉乃從來重典文臣尤關氣運倘滿八條則天下亂矣未半年播遷版蕩果驗其言孟禮蓋聞之乃翁玄宰先生云國朝武臣之得文階亦出異數而甲午春日武臣乃多得尙書宮保銜者未幾亦遂有倭人之亂甚矣恩賞之不可僭濫也

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其持論雖過激而教學者不可不知

潛夫論卜列篇云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又論衡詰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內外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按五音之術至宋猶行然二王生漢末已譏其誣妄矣王符稱京房爲

先師京房吹律定姓而符不信五音尤有識也

嬉戲之事如彈碁蹴鞠之類皆失其傳惟圍棋則尙仍古法但增十七道爲十九道而已淮南子泰族訓云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畸而取勝食兩者得敵兩子予畸者棄一子予敵也今術猶然

鹽鐵論疾貪篇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此西漢春秋經說卽禮不下庶人之義韓宣子稱春秋爲周禮此亦其一端也禮不下庶人者言上不深責以禮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云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是庶人亦有當習之禮矣韓詩外傳卷五云王者之政

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公卿大夫之子孫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蓋士民之分以禮義爲主非人主以私意得而升降之也白虎通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又曰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

又險固篇引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漢時庶人賜爵蓋用戰國舊制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固夸美之

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便用奄人宜終致趙高之禍按呂覽當賞篇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臣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奄變禍秦不始於趙高矣

荀子勸學篇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此言禮樂有大法而不能說人詩書有故事而不切今世春秋義隱約而不能速曉皆方於其人之習方與妨通言方則不周不徧也習字句絕楊倞注以當釋方郝懿行補正又讀方爲旁爲傍並非

不苟篇入乎耳出乎口楊注未詳所明之義愚按凡聽

言必先出口而後入耳此言入耳而後出口故爲說之難持者也或曰卽山出口云云亦非

喜則輕而翺楊注翺小飛也或曰與儇同說文儇急也愚按翺與儇通詩齊風毛傳云儇利也非相篇鄉曲之儇子楊注云與喜而翺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於義較長呂覽士容論其狀腴然不儇高誘注云不儇給巧僞亦以儇爲輕也

非十二子篇敘仲尼子弓云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與宰我論五帝德而戒其告人是不欲以大古告人也荀子所言蓋近於老子之說故

非十二子而於老氏楊朱無譏也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案類亦法也楊注類於禮義誤

儒效篇出三日而五災至案五三二字疑當互易

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以進案焉語助辭當屬下句
讀

王制篇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楊注惠恩惠也按恩惠
卽下文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之類郝懿行釋惠爲順
謂以不治治之非是

偃然案兵無動郝懿行補注曰苟書多用安案爲語助
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抑也止也余按此文當作案然

偃兵無動傳寫者互易耳下文案然修仁義是其例又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是偃兵
二字之證郝說未諦

我今將頓頓然曰日相親愛也案頓頓猶肫肫也

富國篇是天下之事也案天下之事猶言天下所有事
下文不足非天下之公患文義正相似王懷祖云當作
天之事誤

王霸篇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俞蔭甫平議曰恬當
作媯詩有覲面目毛傳曰覲媯也爾雅覲媯也李巡孫
炎注並曰人面媯然是媯然爲人面之貌余案媯爲人

面之貌何得引爲無耳目之貌俞說甚難而實非也富國篇云輕非譽而恬失民楊注並以安訓之此恬無耳目恬字與好字對舉卽下文恬愉無患難之意不必改字

議兵篇隴種東籠 案隴種卽籠東也古人文變而義不變卽可連用屈原卜居突梯滑稽宋玉風賦楊雄賦柴髬參差被麗披離皆此類余曾撰雙聲譬況字攷詳言之

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 案此言要在大王王字句絕晏子雜篇盆成适曰凡在君耳與此文義正同近人或

連九字爲句誤

中試則復其戶 案中試卽中式也

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 案此言盡其在己而不能必其成功文義甚明楊注云謂成功忘其警備說固繚繳盧召弓校注以成不可必也五字爲起下之詞亦非

殷之服民 案服民旣服之民也不服者爲頑民其服者卽謂之服民矣近人或謂當作民服者非是

不留眾 此謂不留兵戍守之也楊注云不久留暴露於外非是

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楊注云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故引以答之案楊所見本軍當作君盧校軍改君是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韃如金石案楊注韃堅貌王

懷祖曰韃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文選曲水詩序注引

荀子正作堅御覽兵部八十七同與楊本異余按韃說

文訓防扞也蓋亦禦敵之具當屬上句讀如金石上楊

本誤奪堅字耳

又韃字或是韃字之訛本篇冠韃帶劍楊注韃與冑同是也

疆國篇無僂乎族黨楊注云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云云案僂字當是

繆字之誤繆與穆通言子發不受寵錫無以和穆其族黨而抑卑其後世也注太迂曲

天論篇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王懷祖讀書雜誌以已其爲以其余謂不然已其皆當作其已文法小變耳上文云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故此言所志於天者其已見之垂象者也所志於地者其已見之士宜者也所志於四時者其已見之定數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其已見之和順者也知

作和者是志卽志慮之志楊釋作記識誤

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案世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無

一至者正與並起相對成義楊注謂一世之中並起誤
正論篇彼王者之制也制當作至上文湯武至天下之
善禁令者也下文是王者之至也並作至是其證此獨
作制者涉上文不受制下文制械用而誤

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 案與字當在則

字上讀平聲禮論篇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
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是其例楊注讀爲預俞蔭甫讀爲舉皆非

禮論篇持手而食者楊注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

案正文及注持字皆恃字之誤

顏而不功 案功與工通

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
謂之賊楊注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殉葬殺人與
賊同也王懷祖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樂
論云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
子明矣 案此篇皆言墨子薄葬至辱之道而下文以
儒者折之此墨字必指墨子楊注不誤且墨字無瘠薄
之訓蓋當時皆知薄葬爲墨道故荀子以惑賊並舉正

所以深詆之王懷祖每以後世文法繩古人其得者固多其失者亦未易僂指數矣

樂論篇美善相樂 案宋本如此元刻作莫善於樂王懷祖曰美善相樂承上五句而言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尙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爲是余按此節以清成明平寧五字爲韻若贅美善相樂一語亦復成何文理且下文君子